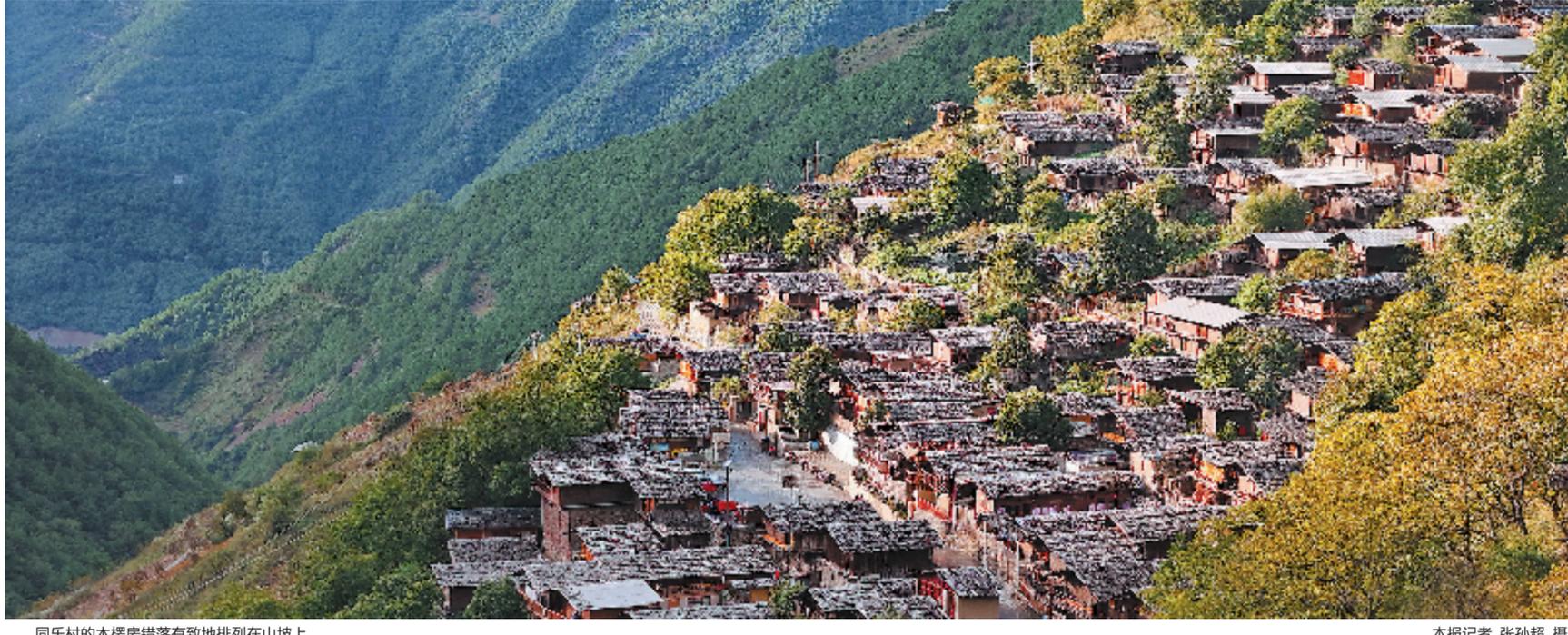


在迪庆同乐村感受傣僳族传统民居—— 木楞房里，阿尺木刮在传唱



同乐村的木楞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

本报记者 张孙超 摄

从丽江出发，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沿着金沙江溯江而上。

汽车行驶在蜿蜒的353国道，道路两侧壁立千仞，山顶云雾缭绕——这就是滇西的大山，挺拔中透着神秘和威严。

山脚下的金沙江水奔流不息，滋养着两岸的农田、村庄、集镇。蓝天白云下，农民忙着平整收获后的河谷土地。

经过九个小时的奔波，我们辗转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叶枝镇同乐村。同乐村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腹地，其所属的迪庆州生活着藏族、傣僳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傣僳族人世代居住在地势陡峭的山坡上，而最能反映傣僳族安防意识的，当属传统民居木楞房。

木楞房是傣僳族文化的缩影，也是民族演变的历史见证。傣僳族曾是游牧民族，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造就了其房屋简易性、流动性的特征。迪庆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木楞房建造不用一颗钉子，取材于当地杉木或松木，圆木去皮、留槽后，两端以缺口咬合，呈“井”字形层层叠叠构成房屋四壁，一般不另设承重木构架。“人”字屋顶覆盖木板，用木藤或竹条栓制，压以石块。木楞房建成后还会涂上一层红石粉水，用于防虫。

房屋整体布局呈“下畜上人”。“牲畜”是村民最重要的财产，把它们就近安置，便于管理看护。”叶枝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牲畜居住在下层，升腾的热量还有取暖效果。

房中间设火塘，置铁三脚，用于生火、做饭，围火塘铺三张简易床。“从前，在火塘旁生火做饭，天气寒冷时围着火塘烤火、休息，是一种很安心的生活。”当地村民说。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每当有人家要修建木楞房，全村都会一起出动，从备料到完工都由村民和亲戚朋友相互帮忙。曾经的游牧生活，造就了傣僳族人这种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性格。

傣僳族人在木材选材上讲究“斧斤以时入山林”，在尚未禁伐的时光里，人

们一般都会选择秋、冬两季砍伐木料。备料前和建完房屋后，都要举行祭拜山神、树神的仪式，充分彰显了傣僳族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木楞房一般依山而建，向阳背风，多与溪水大河相望。我们的汽车行驶至半山腰时，往山上看去，鳞次栉比的木楞房，像一个嵌在山坡上的巨大蜂窝。而傣僳族人，则像勤劳的蜜蜂，世代在山间劳作、歌舞。

时值秋收，村民们穿梭于山坡和村庄，将一袋袋玉米棒背进木楞房——如今，大部分村民已搬到地势更平坦、生活和作业也更便利的地块建起新房，闲置的木楞房在农忙时节成了临时仓库。

我们遇到汉英时，她正在自家的老

木楞房里炒着猪肉，准备款待前来帮忙收玉米的村民。“我们家的房子有300多年历史。”汉英说，两个孩子正在读初中，举家搬到另一处建起了新房，不仅方便生产生活，孩子们上学也更加便捷。

像汉英家这样的木楞房，全村有129幢。作为典型的傣僳族木楞房建筑代表，同乐傣僳族民居建筑群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木楞房居住的“硬功能”逐渐弱化，但对其保护的力度在不断强化。

走在村子里，随处可见消防栓箱。这是当地强化村寨消防安全的缩影。

据了解，目前村寨内建有一个消防

站，并加强消防设备配置，做到每户都有灭火器、应急水池，水管管道全覆盖。另有12名义务消防员对山寨日常消防安全进行管理，定期对山寨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处置，组织开展定期巡逻和消防演练。当地还不断优化村庄规划，强化部分功能设施迁移，如将粮草架迁至山寨外道路旁，分散储存麦秆、玉米秆。

此外，在高温天，当地还会组织消防员对木楞房进行喷水降温。对居住在村寨内的农户、游客，则加强消防知识宣传和引导，增强消防应急能力。

悉心呵护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民居的风貌，也招来不少游客参观。“木楞房非常特别，是真正的‘全实木’材质，参观

之后感觉非常神奇。”几位正在村子里观光的广东游客告诉记者。

一条公路将村寨和外界紧密连接，但和外面的热闹相比，村庄仍是安静的。非遗歌舞阿尺木刮的传唱，则为村里平添了活力。

“基本上每个傣僳族人都会跳阿尺木刮。”阿尺木刮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碧清告诉记者。阿尺木刮，在傣僳语里意为山羊的歌舞。

身着传统服饰“巴吉”（傣僳语，意为棉花做的衣服），挂上鲜艳夺目的彩色“花腊襖”（傣僳语，即斜挎包），戴上插有象征纯洁、祝福的簪鸡尾的“壳帕腊咪”（傣僳语，即羊毡帽），李碧清向我们即兴

展示了一段阿尺木刮。步点轻快，舞姿轻盈，唱腔洪亮。

如今，每逢春节等重要节日，外出务工或搬迁至别处的村民，还会汇聚在村寨，围成一圈，跳起阿尺木刮。大家踩着同样的步点，有韵律地唱着跳着。曾经的游牧民族，热爱大自然，更热爱生活。酒歌、山歌、情歌，在村寨升腾起热烈欢腾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

离开村庄时，夜色渐浓。我们的汽车行驶在山路上，远望山上星星点点，耳畔隐约传来一段段阿尺木刮，高亢苍凉，一如滇西的大山、奔腾的三江。

（本报记者 陈黎明 云南日报记者 黄立康 张帆）

在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92岁考古学家引领我们—— 穿越两百万年，与“巫山人”约会

巫山是什么？何处是巫山？从白帝城颠簸近70公里前往巫山县的盘山路上，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的队员们一直在思考这两个问题。

在璀璨的长江文明里，“巫山”是浸润着巴渝文化的一颗明珠。这里有朝云暮雨的山水底色，有缠绵浪漫的神女文化，有喷香的烤鱼和嘹亮的抬工号子。如果说这是诗意的巫山，那么龙骨坡遗址“巫山人”的发现和龙骨坡遗址所代表的大溪文化，则还原了一个落在实处

的巫山。我们正立足于群山环抱一块平坦的小盆地内，这个面积百来平方公里的小镇叫庙宇镇。眼前密林中倾斜坡而上的罩形建筑，就是巫山龙骨坡遗址，也是迄今为止欧亚大陆时代最早、内涵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入口处的墙壁上挂着手套、标尺卡、米格纸、测距仪等工具，坡地上是大大小小的探方坑，考古队员用细线把探方坑划分成一个个小方块，并在每个方块的右上角贴了标注。凹凸不平的岩壁和土层之上，“东亚型人的原乡 史前文化的远点”的标语清晰可见。

在这个几层楼高的洞穴里，保存着180万年至248万年前丰富的古人类与古生物遗存、古环境信息。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以来的四阶段发掘，龙骨坡遗址共采集到哺乳动物化石116种，这是迄今东亚地区相同层位中发现的最为丰富的化石动物群。其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组合被称为“龙骨坡动物群”，也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更早新世早期哺乳动物化石群。此外，还出土了上千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类型主要包括砸击石锤、石核、石片、砍砸器等，为探索三峡地区早期人类的技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让龙骨坡名声大振的，则是1985年发掘出的“巫山人”下颌骨。这枚距今约204万年的化石，是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比元谋人还早30多万年。

围绕这段下颌骨，学界对于“巫山人”是人是猴的争议也绵延了长达40年。由于发现的“巫山人”化石材料太少，仅有一小段下颌骨和两枚牙齿，加上牙齿的形态学特征有一定程度的原始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它应属于古猿类。



黄万波向记者介绍巫山人“最后的晚餐”所在地。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在现场铲子敲击土石的脆响和工人们忙碌装袋的身影中，我们看到一位老者正坐在探方坑边的台阶上，时不时用笔在本子上记录，并指导着年轻的考古队员。他正是92岁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的发现者黄万波教授。

每一轮发掘，黄万波都会亲自来到一线。去年8月16日，龙骨坡遗址第五次发掘启动，这是时隔十余年再次启动主动性发掘的重要探索，发掘面积达30平方米，黄万波再次带队开展发掘工作。

和古人类研究打了70多年交道的黄万波，日日与看似枯燥的黄土和石灰岩作伴，但提起考古，他眼睛发亮，向我们娓娓道来。“如果此次发掘能找到上颌骨或者头盖骨碎片，就可以根据碎片厚度及弧度，进行科学复原，然后获取头盖骨主人的脑容量。脑容量高于500毫升，就是人；低于500毫升，就是猿。如果发现股骨，就能判断是否是直立行走，这都是‘巫山人’是否是人类的重要依据。”他希望能够在此次发掘中采集更多古人类化石和石器，锚定“巫山人”在人类演化历史上的位置。

“巫山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黄万波带我们来到“最后的晚餐”模型前，大量食草类动物的前、后肢骨被摆

放在一起，上面没有肉食动物的咬痕，周围还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石制品，充分体现了一种人类特有的行为，即将狩猎物运回住地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

于是，一幅“巫山人”的生活场景跃然眼前：长江三峡一带的山水间，“巫山人”在林间河畔觅食、攀爬，用简单的石器等打猎，并将大型动物的四肢砍下，带回居住的洞穴中食用。

“如果说我们以人的行为方式来衡量文明，那么200万年前到250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的活动，而且其行为方式已经具备了文明的萌芽。”在黄万波看来，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一点点曙光。他认为，龙骨坡遗址为揭示人类发展进程、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学术意义重大。

在考古遗址现场，黄万波不停地带着我们参观挖掘出重要遗存的点位，他活跃的思维、矫健的身姿，让人丝毫看不出已年过九旬。当被问及70多年来坚持在考古一线奔走最大的动力在哪里，黄万波给出了两个字——“好奇”。

当两百万年前疑似古人类的遗存和现代考古学家的好奇相遇，我们期待着来自巫山的星火划亮长江文明史的整片星空。

（本报记者 潘璐）

在再芬黄梅公馆对话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

“如果说一座城市有灵魂，那么安庆的灵魂就是黄梅戏。”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在她的再芬黄梅公馆，和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的队员聊了安庆和黄梅戏的故事。

200多年前，四大徽班就是从这里入京，最后发展成京剧。

“梨园有一句话叫‘无石不成班’，这‘石’说的就是安庆石牌镇。”韩再芬说，“石牌镇曾经有600多处戏台。很多戏曲名家：程长庚、杨小楼，都在这里唱过戏。”

来到安庆，刚好赶上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这个持续了32年的盛大节日，让戏曲氛围渗透进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在我们入住的酒店大堂，进门就能看到巨大的海报和演出节目单，当天的重头戏是《女驸马》。

一进再芬黄梅公馆，就被它的雅致惊艳，是那种能晒朋友圈的“出片感”。

剧场外被设计成展示馆，韩再芬从10岁学艺到名震江湖，各个时代的照片挂满四壁。

最醒目的是她的原创代表作《徽州女人》的大幅剧照；最有趣的则是书架上摆放的戏装玩偶，看着像是一套盲盒。

走进小剧场又被惊艳到。舞台布置审美拉满，台下是舒适宽敞的卡座。坐下品一杯茶，看一出戏，立刻就有了“听曲文宝玉悟禅机”那味儿。

舞台上都是年轻演员，副馆长余江

平告诉我们，这里是年轻人的练兵场。

“树上鸟儿成双对”“为教李郎离家园”，正在熟悉的曲调里看得津津有味，韩再芬老师回来了。

因为艺术节，她接待了几位嘉宾，回到公馆时已满脸疲惫，但是坐下喝了口茶，关于黄梅戏的话匣子一打开，又精神起来，竟然滔滔不绝讲了1个多小时。

“安庆这个地方，文化非常深厚，也特别美丽。山有天柱山，水有长江，还有很多湖泊。我这个公馆旁边就是菱湖。”韩再芬说，“黄梅戏在这样一个土壤里成长起来，能走到今天是一种必然。”

韩再芬喜欢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感受，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叫一声“韩老师”，“但不是把我当明星，而是当家人。”

在韩再芬的理念中，剧团就是一个家庭，黄梅戏和安庆是不可分割的。她曾有很多机会离开。20多年前《徽州女人》轰动京城，3年就演满了百场。彼时有不少单位向她抛出橄榄枝，但韩再芬没有去，一直守在安庆。

“因为我得戏曲文化，是需要环境和土壤的。”韩再芬说，“200多年前徽班进京，为什么能发展成京剧？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别的娱乐方式。现在不同了，人们有太多选择。我们怎么吸引大家？在一座城市，把一种文化做成它的标志。让所有人都认为，有

了这样一种文化，这座城市就有了灵魂。想看黄梅戏，就得来安庆，我们就是天花板。”

韩再芬确实做到了。她的再芬黄梅公馆，如今是戏迷朝圣的地方，许多人会坐高铁、打飞的来看。

其实这里就是韩再芬待了一辈子的地方。从10岁开始，她就在这里学戏。

“这就是从前的剧团，我在这里吃百家饭长大。”韩再芬说，“后来我把它慢慢改造成现在的样子，有了咖啡厅、展示厅。10多年来培养了很多年轻演员，我带他们每年去国家大剧院演戏，去国外演戏。”

她和200年前的前辈走出了相反的路线。

“我们不用进京了。就在安庆，守住黄梅戏的根脉，然后通过互联网把它传播出去。”韩再芬说。

除了再芬黄梅公馆，菱湖旁还有一个大剧院，安庆师范大学开设了黄梅剧艺术学院，韩再芬任院长，这些共同组成了安庆黄梅戏文化生态。

“把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态做好了，它就形成良性健康的循环。一种戏剧，能够跟这座城市如此相融，在全国好像也很难找到。”

就像她给安庆创作的《一座黄梅城》里唱的：“满城尽是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安庆。”

（本报记者 郑琳）



再芬黄梅公馆《女驸马》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